



百家笔会

饮茶时将茶杯
端起与放下的举
止,其实是在告诉
我们:人的一生并
非全是一帆风顺。
既要拿得起,也要
放得下。

午餐过后,驾车去市内一家茶楼小坐。茶楼位于酒店23层,超大的环形落地玻璃窗颇为气派。选一处临窗的座位,点了一壶普洱茶,在轻柔的音乐中怡然自得地自斟自饮。窗外的楼宇在明媚的阳光下闪着光斑。居高临下,颇有“君临天下”的快感。

喝茶是国人自古以来的文化基因,素有“茶为国饮”之说。早在西汉,喝茶这种生活方式就在坊间悄然兴起;到了唐宋时期则大为盛行。元、明、清至今,喝茶的习俗长盛不衰。

在我国,有诸多帝王将相、文人墨客把喝茶视为修身养性的手段和高雅精神的寄托,因而茶文化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喝茶也是我的一大爱好。从小就对茶饮深怀情感。早在少儿时代,生活在乡村的我,便在长辈的带领下背着竹篓上山采摘野生茶叶,回家炒制后存于玻璃罐中。春天抓一点茶叶放入搪瓷杯里泡开后慢慢细品,生津止渴;到了夏天,家家户户都用特制的大陶缸盛茶,放凉后供家人饮用。我们老家的山上长着很多野生茶树,有一种被爷爷称为“老茶”的灌木,叶片小而厚实。是爷爷的最爱。老茶泡出的汤汁金黄透亮,如黄铜液一般。有回我试喝了一口,顿感舌头发麻,吐之不及。

许是茶叶里富含的药剂,常喝老茶的爷爷身体硬朗,百毒不侵。某天不幸被土皮蛇咬了一口,爷爷也不去医院,自己采了些草药放入嘴里嚼碎涂抹在患处,几天后就结痂痊愈。

闲庭信步

树的智慧

□ 刘义彬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据我观察,植物世界也是如此。

品种和年龄大小相同的树与树之间总能融洽相处。你的枝条伸到我的腋窝里,我的果子摇晃在你的发梢间,泰然自若,相对怡然,久而久之就抱成一团,毫无违和之感。同一个族群和层次的自然共同语言多,不同大小和品种的树与树之间就没这么亲密和谐了。

义园里梅桂小道靠水潭边的两排十几棵桂花树,早就连成一体,像一条没有间隙的绿色城墙,互相分不出彼此了。小道另一边与之并排而立的十棵红梅也是如此,十年前栽下去的时候每棵树之间的间距有两三

光阴故事

犹记那年高考时

□ 倪超军

收拾办公桌时,抽屉深处掉出一张泛黄的准考证,也掉落出我的青春岁月。2019年6月7日的日期刺得眼睛有些发酸,塑料封皮磨出了毛边,照片上的自己还留着傻气的刘海。

高三教室后墙的倒计时牌很是耀眼。我记得那个闷热的午后,汗水把数学卷子黏在胳膊上,最后一道大题的导数公式怎么都推不出来。前排女生突然转身递来半块冰镇西瓜,红色汁水在草稿纸上晕染开来,像极了那天晚霞的颜色。公式也慢慢地推导了出来。

早读课的走廊永远挤满背书的人。英语单词和《逍遥游》在晨雾里缠绕,有人对着走廊尽头的窗户练口语。有次数学老师抽查公式,我背到“余弦定理”时卡了壳,手心全是汗。他没批评我,只是说:“再去把错题本看三遍,我的孩子,最后要加把劲。”那天傍晚,我在空无一人的教室里,把笔记本上的习题做了一遍又一遍。

模考成绩就像过山车。进步三十名时,妈妈特意炖了盅鸡汤送到学

愈,而咬他那条土皮蛇,却于当天中毒死在了沟里。

碣滩茶是老家著名的绿茶品牌,相传被慈禧太后钦定为贡茶。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被各乡镇广泛栽种。有年我随做教师的母亲去外乡一所偏远的农村小学读书,学校后山有片茶园。村民说当年为响应上面的号召种植碣滩茶,生产队组织社员开垦了这处茶园。因土质问题,栽种的茶树长势不好,而且产量太低,只好放弃,成了野茶。每逢春至,无所事事的老人和小孩纷纷腰挎竹篓到茶园采茶,制成茶叶去集市售卖换些零钱。凭我的能力自然无法以茶赚钱,但对采茶制茶颇有兴致。放学后也提起竹篓加入其中。暮色降临,我和大家一道带着茶叶回家,晚饭后倒入铁锅里慢慢翻炒,待其枯萎装入簸箕用手细心搓揉,然后均匀地摊开在钢制的茶筛里小火烘焙。待茶叶爽干后密封保存于玻璃罐里。明前茶是茶中精品,即清明前采摘并炒制的茶叶。我把它分开装在一个漂亮的玻璃罐中,等假期回家分送给爷爷、奶奶和爸爸。尽管抽早烟的爷爷只喜欢喝自己采摘的“老茶”,但对我送给他的明前茶,也视为珍品。

上大学是在北方。校园生活简朴清苦,爱喝茶的我每到春冬两季,就随手捧着个保温茶杯,时不时地拧开杯盖喝上一口。虽然杯中茶叶价格低廉,但那种感觉却令人快慰。

毕业后去海口工作。南方人有

茶趣

□ 马珂



个习惯:喝早茶。清晨七点,人们或扶老携幼或成双成对从四面八方而来,在茶店落座,服务员便款款地来。问一句,喝什么茶?报了茶名再点上瘦肉粥、虾饺、小笼包、凤爪、鸡翅等,一小笼一小笼的食物就被逐一端上桌面。海口人大多喝的是红茶,吃几口美食品一口茶饮,情趣不言而喻。海口的早茶店极多,一条街上十来家,有的甚至一字儿排着四五家。生活在茶香四溢的城市里,心情也格外爽朗。每天起床洗漱完毕,我就出门找家茶店,点上自己喜欢的茶饮和食物,悠悠哉哉地吃饱喝足,然后骑上摩托去单位上班。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我离开海南到北京做报纸那年正值盛夏。北京是座处处弥漫茶香的城市,从老舍笔下的《茶馆》,到街头巷尾的大碗茶,茶早已融入北京人的生活,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它不仅承载着这座城市的历史韵味,也浸润着老北京人的岁月时光。

北京人爱茶的历史由来已久。明清时期,茶馆就已遍布京城。那时的茶馆,是信息交流的中心,商贾谈生意,文人吟诗文,百姓听评书或聊家常等。北京人喝茶种类丰富。茉莉花茶是老北京人的最爱,浓郁的花香与醇厚的茶香互为交融,香气四溢,口感醇厚。此外,普洱茶、绿茶也颇受北京人欢迎。不同的茶,满足了北京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老舍先生的《茶馆》,更是将北京的茶馆文化推向了巅峰。在那小

倾斜,枝丫向外边伸展,好像很惧怕很嫌弃中间这位长者。桂花树靠近柿树一边的枝叶稀稀拉拉,而远离柿树另一边的枝叶却清脆而繁茂,倒映在水塘里浓荫如墨。桃树隔着老远的距离便不再向柿树靠拢,却倔强地爬出围墙,往围墙外伸展枝条,将一小半的桃花盛开在邻居家的后院里,熟透的桃子自然就化作了邻家的笑脸。枣树整个树干呈七十度斜角向旁边生长,我用木棍将树干撑直后,靠外边的枝叶和果子还是明显比里边的生发得多。显然,阳光和雨露大多被柿子树在高处占尽了,靠近柿树这边的小树们是沾不到多少好处的。惹不起,躲得起,这既是人类的生存智慧,也是植物们的成长规则。

义园正大门的出口西边有一株大樟树,隔水塘只有不到十米,已有三十多年树龄了。树干勉强可一人合抱,树枝伸展开来可撑起半亩阴凉。当年我刚外出参加工作的时候,樟树还是一棵幼苗,瑟缩在一排粗大

烟火人间

母亲的劳动谚语

□ 刘琪瑞

母亲操劳一生,务农为本,她性格开朗乐观,说话风趣幽默,常常以那些简洁生动、通俗易懂的谚语、俗语,论农事、讲勤俭、话养生,使我们获益匪浅,受益终生。

母亲虽然没上过几天学,大字不识半箩筐,可对农事却蛮在行。春天来了,她会说:“春打九九头,备耕早动手,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季,赶紧下地春耕吧。”清明一过,她又说:“清明前后,点瓜种豆;谷雨种棉花,能长大疙瘩……”带着我们在房前屋后、地垄沟坡点种瓜点豆。小燕儿飞来了,她念叨:“小燕来,抽蒜薹;大雁来,拔棉柴。”麦子黄了,她催促:“麦子黄,选种藏。”布谷鸟一声长一声短叫了,母亲等不及了:“布谷布谷,割麦插禾!”拿了把镰下田察看庄稼。

母亲对各类化肥不怎么看重,而对农家肥、土杂肥却情有独钟。她那些关于农家肥好处的谚语,我至今记忆犹新。比如“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牛粪凉来马粪热,羊粪啥地都不错。”“地是铁来粪是钢,把粪施

小的裕泰茶馆里,展现了清末到民国近半个世纪的社会变迁。形形色色的人物,在茶馆里演绎着各自的悲欢离合,让我们看到了那个动荡年代里北京人的生活百态。通过《茶馆》,我们能感受到茶馆于北京人而言,不只是一喝茶的地方,更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茶馆犹如社会缩影,每天上演着人间百态。

我在北京工作那些年,许多名人访谈就是在茶馆完成的。印象深刻的有对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插曲《万泉河水清又清》作曲者吴祖强的访问。那是2003年初春,我应好友吴霜(著名剧作家吴祖光、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新风霞之女)邀约,去北京首都体育馆附近的一处茶楼小聚,偶遇了她的叔叔、著名作曲家吴祖强老师。十余年的海南工作经历,促使我与吴老师聊起了他当年创作《万泉河水清又清》的往事。他说,1964年初,他和作曲家杜鸣心接到为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创作音乐的任务,于当年2月到海南万泉河周边的黎村苗寨深入生活。他们看见头戴斗笠、身穿大裤筒的海南妇女挑着担子、戴着斗笠劳动的画面,想到要创作一首《我编斗笠送红军》的歌曲。后来在黎族歌曲《五指山咧五条溪》的影响下,完成了《万泉河水清又清》的创作,成为几代人传唱不衰的红色经典。

从北京回长沙工作的头几年,我居住在一栋高层商住楼内。33楼之上是顶层露台。有年夏天,我和物业工作人员说好,把一套桌椅和茶具摆放在天台的储物间里。晴朗的晚上,我就乘坐电梯上到顶层,用钥匙打开储藏室搬出桌椅和茶具,烧上开水泡一壶好茶,于凉爽的晚风中悠闲地品茗,静静感受洒落在天台上的淡淡月光。那种赏心悦目的惬意与快慰难以言表。

有道是:陆羽煮茶写天记,半卷茶经传古今。“茶如人生”本身就是生活的写照。我们细细品味茶的清香,犹如品味生活的美好;我们慢慢体悟茶道的韵律,就像体验人生的沉浮。饮茶时将茶杯端起与放下的举止,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人的一生并非全是一帆风顺。既要拿得起,也要放得下。

水利万物而不争,植物界也将“不争”领会得很透彻。说是也罢,其实也未必,所有大树旁边的一棵小树都在攒着劲暗暗地生长,朝着既定的目标不疾不徐地伸展。当它们长到够高够大的时候,就没必要再与其他树相争了。

如果我有耐心像植物一样,不好高骛远艳羡对面山坡的肥沃,不嫌弃每一份天赐的善意和阳光雨露,不畏各种艰险的阻遏,长年累月坚守着脚下这块阵地,无论多么贫瘠的土地都不停止自己努力地成长,或许,我的人生可能会更加丰盛。静下心来,锚定方向,树的智慧应该多多吸纳。

父亲的父亲

□ 父亲

山脊下,逼仄的小道穿过太阳的影子,颤颤巍巍走在父亲前面,像引路的云。

一片树叶飘过来,遮住了父亲的脸。

父亲的脸粗糙得像一块发黑的石头。

那是一部装帧大气的书,简约得优雅。

曾几何时,父亲不威自严。他的斥责声那么严厉,又那么真实。

大山,是阳光的一部分,也是父亲身体的一部分。

黄土地下掩埋着祖辈的遗训,熠熠生辉。父亲一生的诺言,就是把阳光种在地里,让它硕果累累,让它遍地金黄,让它耀眼的光亮永远留在全家人的碗口。

割草、打柴、背粮、涉水。

父亲把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像被和煦的风抚摸过的庄稼,茁壮而规整。

有一天,我从一片树叶的反光中窥见一丝鱼尾纹,从鸟的羽翼下听出声声叹息……这时,我恍然大悟,除了那双坚毅的眼睛外,父亲已老成树上的一根枯藤。

□ 老村长

田间地头,你为鸟指路。

从村头那口老井延伸开去,方圆十几里,藤蔓上结满了你和家人的名字。

这些名字中规中矩,全部来自父亲的期待与守望。

早烟袋,解放鞋,还有种在地里的土豆,这些与生俱来的生命图腾,让一切都变得欣欣向荣。

暮色缓缓降临,村里的收割也刚刚开始。你站在斑驳的树影下,用嘶哑的嗓子吆喝着明天。

斗大的碗里,盛着月亮和一泓清水,柔软如丝。

阡陌纵横,水草茂盛。老祖宗留下的这块土地,深埋着几千年精致的故事。在这里,父老乡亲的话语一天天长成了珍贵的粮食。

□ 种玉米的人

吃玉米是长寿的,土地常青,玉米常青。他笃信。

所以,他把玉米种在房前屋后,种在天空下,种在自己辽阔的视野里。

从春到夏,玉米叶子晃悠悠,招摇过市,在灿烂阳光下秀出姣好的身段。

一片霞霓曾经被秸秆高高举起,饱满的棒子抽丝剥茧,逆势生长。

种玉米的人说,这一辈子,他会一直种下去,直到每一粒果实离自己更近。

“居家不得不俭,创业不得不勤。”“细水长流,一生无忧。”“勤是摇钱树,俭是聚宝盆。”

这些浅显易懂的道理,在潜移默化中给了我们诸多启迪和教化。

母亲今年83岁,眼不花耳不聋,腿脚灵便,腰身硬朗。她那些劳动养生的谚语也不少呢。早晨起来,她说:“早上空气好,下田跑一跑。”平时,她常道:“筋骨常动,没灾没病。”晚上劳作了一天,她还念念有词:“勤劳一天,可得一夜安眠;勤劳一世,可得踏实睡眠一辈子!”

风吹麦浪

(外一首)

■ 孙功俊

在麦浪与麦浪之间起伏一种辽阔,南风中麦秆背负麦子的期盼一边随风起舞,一边频频点头这一年的麦香

风吹一次,麦子拔高一寸寸收割,颗粒归仓。歌唱这些丰盈的词语,我的乡亲垂下头颅,等待麦穗抵达生命的蜕变

风,继续往深处吹去那些饱满的麦粒,褪去金黄的外衣,以面的方式倚着袅袅炊烟让每一粒重新焕发

独一无二的村庄

在异地,思乡是一种病,它时常在我的梦里发作就算用最美的爱情医治也无法根除
比如现在,我遥望我的村庄,不得不捂住疼痛的胸口

坐在夜的窗口,透过天空的星星,和一栋正在崛起的高楼意念独一无二的村庄还有乡野上弯腰的乡亲。不像此刻我看不见炊烟听不到蛙鸣。我的村庄总是那么远,那么近

看见收割机

(外一首)

■ 石世明

六月欢喜,十里八村欢喜我心欢喜
都是因为麦子欢喜太阳你要再大些你要保证把每一亩麦子按时交给收割机它最近忙坏了没办法腾出多余的时间坐等

但你也不能太毒了你看田野里够火热了我不愿意你一时不小心烧伤任何一个我敬爱的人包括那个开收割机的以及围着收割机流汗的

麦穗

无论对谁,熟透的麦子都以低头回应也许,是因为她们包裹了金子而不便张扬也许,是因为她们感恩泥土而集体叩谢也许,她们就要分挽了带着羞赧带着忐忑也许,她们都成为了贤达越是学富五车越是谦逊,知敬畏也许,她们这是受到了深处我的所作所为有些不配无法说清其中的奥义回想起她们年轻的样子——也开过花,心劲向上公主般,昂头歌唱